

空中草原那拉提

林基强

离开新疆特克斯县城，驱车驶向东北方的那拉提。车窗外，晨光熹微，巩乃斯河上涌动着乳白色晨雾，像飘浮的白练，袅袅娜娜地缠向沿河耸立的山丘。翻过一道达坂，连绵起伏的草原蓦然入目，绿草如茵，繁花迷眼，宛若阆苑仙境。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抵达景区的游客中心时，这里早已挤满了游人。观光车在黑丝带般的公路上行驶，恍如在空中草原穿行，阳光从白色云朵的隙缝中泻落下来，经雪山反射，散发出如梦如幻的眩光。

“‘那拉提’这个名字，源自成吉思汗西征时的一个传说。”观光车喇叭里的播音如是介绍，“成吉思汗的西征大军一路征讨，饥渴难耐，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将士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躯体翻过阴云笼罩的达坂时，忽见前方阳光普照、绿茵一片，不仅雀跃欢呼：‘那拉提、那拉提’（蒙语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从此，这片阳光眷顾的土地便有了一个温暖而美丽的名字。”。

第一处景点天界台，是那拉提河谷草原与高山草原的“分界线”，取“人间天堂入口，天上人间之界”之意。站在台上远眺，但见白色的云朵上，喀班巴依主峰白雪皑皑，巍然耸立。白云笼罩下的那拉提草原则溪流交错，云杉高挺，碧草茵茵，繁花似锦。这天然的景致与游弋的羊群、奔驰的骏马、洁白的哈萨克毡房，构成了一幅无与伦比的游牧画卷。

从天界台乘车北行一刻钟，即达天牧台。甫一下车，混合着青草和野花的清香便扑鼻而来。我们一行穿过入口处的商业街，眼前豁然开朗。因这里的海拔稍低，草更深，花更密。夏日的草原正值花季——金莲花、老鹳草、天山报春等竞相绽放，黄、紫、白三色交织，像在绿茵毯上打翻了调色盘。远处，白色的哈萨克毡房星罗棋布，炊烟袅袅；一群毛色斑杂的牛儿散漫地啃食着草原上的花花草草，几匹骏马驮着游客向草原更深处走去。

前方一座硕大的毡房里，传出冬不拉清亮的弹拨声。我们循声而入，浓郁的奶香裹挟着欢快的节奏迎面袭来。毡房内，阳光穿过穹顶天窗，将斑驳的光影投射在绣花地毯上。几位哈萨克老人童颜白须，盘腿而坐，优美的琴声如草原上的泉水，从他们指下淙淙流出，清澈而明快。

我们择位而坐，面前的长条桌上摆放着几样哈萨克传统美食。有热气腾腾的酥油奶茶、外酥里软的包尔萨克、坚硬酸甜的奶疙瘩，甚至还有甜中带酸的马奶酒……

歌声骤起，一位身着盛装的哈萨克姑娘踏着乐点翩然而出，长长的裙裾在她的旋转中如盛开的牡丹粲然绽放。她踏着轻盈的舞步绕场一周，六位哈萨克小伙又加入进来。他们手臂相挽，双肩前后摆动，犹如奔腾的骏马，踢踏入场。在他们铿锵的舞步中，毡房的地面微微震颤，好像真有马队驰过。一位哈萨克老人说，这是他们的传统舞蹈——“黑走马”，讲的是一个关于爱情、迁徙与黑骏马的游牧故事。歌声、琴声、喝彩声交织在一起，大家陶然忘我，浑然一片。

那位担任讲解的老人端起酒碗，浑厚悠扬的祝酒歌顿时破空传来。我们虽听不懂歌词，但从老人忘我的神态和欢快的曲调里，却能感受到这个民族的热情和奔放。歌毕，老人用右手无名指蘸了一下碗中的马奶酒，轻轻地弹了三下，以示敬天、敬地、敬祖先。见状，我们纷纷效仿。

这一刻，我豁然开悟：这场毡房歌会，已然不仅仅是一场歌舞，一餐美食，它承载着哈萨克人千百年来的民族记忆。他们的歌里有风，舞里有马，食物之中，饱含着对天地的感恩和敬畏。

夕阳西下时，我们来到此行的终点——“游牧人家”。这里是体验哈萨克风情的核心区域。景区广场上，散布着反映牧民生活的雕像群，有挤奶的妇女、驯马的汉子、嬉戏的孩童……最令人动容的，则莫过于那尊养蜂女彩色雕塑——她头戴花环，身披彩装，双手叠加抱于腹前，面容沉静端庄，望向无尽的远方，眸子里透露出隐隐的向往和淡淡的忧伤。这座雕像的动人之处，固然在于雕像本身，更在于她背后那则凄婉而动人的爱情故事。传说。一位四川养蜂女失去丈夫后，带着年幼的孩子和蜂群逐花来到可可托海采蜜，受到当地牧羊小伙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共同的劳动生活使他们情愫暗生。但养蜂女为不拖累小伙，在一个风雨之夜忍痛离开，迁居到遥远的那拉提……于是，便有了更加凄婉而动人的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离开中心广场，沿木栈道蜿蜒前行。芳草连天，远山如黛，山顶的白雪在夕阳的映照下泛着细碎的金光。近处的草坡上，如茵的碧草间开满星星点点的各色野花，像是谁不小心打翻了调色盘。风从山谷吹来，草原上便涌起了草浪，一浪未息一浪又起，层层叠叠，发出若有若无的沙沙声。一条清凌凌的小溪从草坡上逶迤而下，水流潺潺，水下的卵石历历可见。

我独自登上一处高坡，人声渐远，唯有风声和高天上的鹰啸。极目眺望，整个山谷草原尽收眼底。白色的毡房如蘑菇般散落在碧草间，袅袅的炊烟盘转而上，与远处的雪山、碧空的云朵连成一片。游牧人家的生活，就在这空灵的天地间坦然铺陈，没有丝毫隐匿和遮掩。

看着这一幕，我突然明白：眼前的一切，已不仅仅是一道自然风光，更是一种活着的文明。千百年来，哈萨克人逐水草而居，在繁复的转场中度过他们的春夏秋冬。草原给予他们一切，他们也把自己交付给草原。这种人与土地深度羁绊、彼此交融的关系，是我此行最深的体悟和收获。

古槐情

柳华东

多少年来，每每忆起童年，我脑海中总会浮现两株古槐的影子。古槐身上树洞赫然，沧桑的枝桠间枝叶婆娑，生机依然旺盛。

童年的我，因为一本小画册里的情节——英雄小八路在古槐枝叶间和树洞里与敌人周旋，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便钟情于古槐，尤其是有树洞的古槐。遗憾的是，村子里竟没有一株藏着树洞的古槐。

奶奶知道我的心思后告诉我，她娘家金山店子就有一株可以藏人的古槐。来年正月里出门，我死活要跟着父亲和叔叔们去舅姥爷家走亲戚。父母以为我一个小孩子，只是想着出门吃好饭呢！他们哪里晓得，我的小心思就是想去看看那株向往已久的古槐！

我们先去的是河南侨村，父亲的姨姨家就在这个村。大人上炕喝茶、吃点心，我则迫不及待地跑出去，任凭姨奶奶一声声唤我，要给我点心吃。我是被姨奶奶院外大街上的一株高大古槐吸引住了。也就是说，还没有到金山店子村，我已经见到一株超乎我想象的古槐了。只见古木参天，三五个人环抱也不一定能抱过来，树干上赫然有一个树洞。可惜树洞被荆棘塞满，人进不去。听旁边的老人说，这株古槐年代久远，村史亦久。

还没等我看够，大人们已经吃完点心、喝完茶水，招呼我走。原来在河南侨只是短暂停留，把几个白面饽饽、几包酥果点心放下，大家就要去金山店子村走亲戚了。到了金山店子，舅姥爷、舅姥姥，把我抱了又抱，喜欢得不得了。舅姥爷家读中学的小姑姑热情地招呼着我，要带我出去玩。我立刻就让小姑姑带我去看村里的大槐树。

站在金山店子村的大街上，年幼的我，内心的震撼真是难以形容：一株比河南侨那株更粗更高的古槐冲天而起。古槐上的树洞特别大，可以藏下五六个孩子呢！简直像一间小屋。树洞直通枝桠顶端，用来隐蔽、捉迷藏那是再合适不过。

我在树洞里流连忘返，可吃过午饭，我不得不跟着父母回家了。回家后，我老问奶奶，咱村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老槐树？看过严凤英大师的戏剧《天仙配》后，我还问奶奶，老槐树要多少年才会成精，还能变成老头做媒人……

也许我对这两株古槐印象太深了，每每念及故乡，总会浮现出它们的影子。可惜，成年后四处奔波，好多年没有机会再去河南侨、金山店子村走走。四十年后，我陪父亲去金山市场卖樱桃时，我说想去金山店子看看古槐。父亲淡然地说，早没有了，不但金山店子村的古槐没有了，河南侨村的古槐也早没了踪影。我心里一凉，这么多年过去，一同消失的，还有当年特别亲我的奶奶、爷爷、姨奶奶、姨爷爷、舅姥姥、舅姥爷们……

秋后的乡村（组诗）

蔡同伟

秋后的乡野

秋后的乡野
满目清冷与沧桑
西北风横冲直撞
肆无忌惮扫荡
秸秆的腰身被折断
树木的衣衫被剥光
芦苇气白了头发
山兔四处躲藏
而成群的麻雀
则驾驭寒风的猖狂
降落田间蹦来跳去
觅食养命的口粮
枯黄的野草
依然站在山岭沟岔
摇曳着倔强
踉跄着悲壮

晒场的麻雀

秋后的晒场
是麻雀们的王国
它们集结这方天地
无忧无虑生活
时而登上秸秆垛
叽叽喳喳不知说什么
时而飞到地面
蹦蹦跳跳觅食欢乐
时而冲向低空
北风中往来穿梭
小小的身姿
像片片树叶飞起飘落
简单的小日子
过成一首歌
寻常的场景
折射出祥和

墙角的犁铧

与土地打完
漂亮的交手仗
你安身墙角
放松着紧张
静静回味鏖战的时光
喜悦的笑容
沧桑而安详
好生休养吧
乡亲麾下的勇将
来年开春
又要出征农田战场

屋檐的辣椒串

这是一幅经典风俗画
是村庄暮秋的传统景观
家家户户的屋檐
都挂着红红的辣椒串

一束束火焰
燃亮农家庭院
璀璨乡亲的日子
炽烈我的乡恋